

BAKUMATSU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 1963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3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32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幕末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尹蕾, 陶霆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9-08102-7

I. ①幕… II. ①司… ②尹… ③陶…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769 号

幕末

MUMO

【日】司马辽太郎 著; 尹蕾、陶霆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许宁 唐凌

责任校对: 廖应碧

封面图案设计: ESC

装帧设计: 谢颖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8 千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8102-7

定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向太史公致敬

司马先生最喜欢为一个时代描绘群像。

最早读到他的小说，是《丰臣家的人们》，共由九个短篇组成，描写了与丰臣秀吉相关联的各类型人物，其中有武士，有公卿，有男性，有女性，首尾相衔，展现出一幅丰臣政权从崛起到灭亡的恢弘的历史画卷。

这篇《幕末》，也是如此。

最早接触到日本江户幕府末年直到明治维新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只觉头绪繁杂，使人目迷五色。为什么站在腐朽的幕府一方，逆历史大潮而行的诸如新选组、会津藩之类势力，在今天仍然拥有众多拥趸，受到不少日本人的缅怀呢？后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史实，析经辨纬，才发现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

历史的大潮轰击着日本闭锁的国门，引发了思想的混乱，首先产生的一对矛盾便是“攘夷”与“开国”。与中国不同，其实以幕府为首的统治阶层，总体倾向反而是开国的。他们希望吸收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反倒是后来维新中坚的前身，

到来吧。然而暗杀之行虽不可取，具体到暗杀者个体，却可能抱持着使后人衷心感佩的坚强理念——太史公之作《刺客列传》，意义也正在于此。

司马先生即因仰慕太史公而起笔名为“司马辽太郎”，他的这部小说集，或许也正是在向太史公致敬吧。能够将其翻译成中文，传到太史公的故国，真可谓莫大的功德。

赤军

2014. 5. 26



系列推荐

。司马辽太郎

《新选组血风录》

本书以号称“幕末最强剑客集团”的新选组为主角，以短篇集的方式，通过对一个个新选组队员遭遇到的各种离奇事件的描述，展现在幕末动荡时代日本下级武士们的爱恨情仇。



。井上靖

《风林火山》

小说讲述了日本战国时代甲斐大名武田信玄的军师山本勘助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山本勘助与由布公主之间微妙的感情、山本勘助与武田信玄之间主从的羁绊，日本战国时代武士们的英雄气概尽显无疑。





从得知他身在何处。浑浑噩噩间彦六便由卖炭伯父家的寄生虫变成了放高利贷的伙计。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阿桂小姐。”彦六脸色恢复，平静地说道，“我想把头发缠回武士顶髻形状，不知能否劳烦阿桂小姐帮忙。”

“好。”

“就用你的手，让我重生吧。”

阿桂从楼下借来脸盆等物。当她梳洗着彦六的头发时，似乎萌生出一种对男人从未有过的情愫。

“要不帮你把脸也刮一下吧，还有脖颈。让你重生成为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儿。”阿桂说道。

“那就有劳了。”

男女之情真是妙不可言。之后彦六去了一趟高池屋便回来了，由于打算第二天进京，于是留宿在了钉屋之中。当夜，两人自然而然地缠绵在了一起。

“阿桂。”彦六在被窝里低声说道，“我似乎生平第一次找到了合适的刀鞘。”

对于错过婚期的阿桂来说，彦六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阿桂也很开心。”她用京都腔说道。

“我也很开心。无论是宇和岛藩还是收养我的家庭，都不是适合我的刀鞘。但是现在，多亏陆奥先生，我找到了海援队这个好刀鞘。”

“……”

男人这种生物，阿桂真是不能理解。

六

这天，陆奥等人收到了一条确切情报。

文章中说，以前桂小五郎在江户担任塾头的斋藤弥九郎道场（练兵馆）隔壁住着一位名叫高桥盛之进的直参，千鸟就是盛之进的女儿。虽是女子，却在隔壁练兵馆内接受桂小五郎的指导，修习剑术，两人渐渐情投意合。桂前去京都后，千鸟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骨肉，在家中引起了一场大骚动。后来她在乳母的老家偷偷生下这个男孩，取名小弥太。千鸟带着小弥太去京都找他的父亲，而那一天正好就是蛤御门之变当天。千鸟四处躲避着子弹、烈火，不一会儿就变得如同一个乞丐，在三条小桥附近与受灾人群混杂在一起。

桂也在那附近。

但是，两人都未发现对方。

千鸟卧在桥上，一支搜捕长州人的会津巡察队在成群的灾民中推推挤挤地过桥。队伍的伍长叫做小野田勇，他斩杀了千鸟。

当时小野田踢了卧在桥上的千鸟一脚，千鸟反抗起来，抱住了小野田的大腿。小野田勃然大怒，手起刀落。蛤御门激战后的第二天，会津兵士都十分亢奋，京都各个角落都在发生这种事。

——我立即出声制止，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维新后，当时也在场的巡察队长秋月悌二郎拜访了在箱根塔之泽^[16]过冬的木户孝允，对他如是说道。千鸟与秋月交待了自己的身世后便断了气。（据说秋月收养了小弥太，视如己出。）

秋月与木户说起这件事时已是明治七年。木户身边的侧近把这段秘闻传了出去才广为人知，木户本人对此没有提过只言片语。

当年的战火之中，还有一人曾拼命寻找桂小五郎。

是个女子。

她是居住在三本木^[17]的艺妓，名叫几松，是闻名京都的名妓。也就是后来的木户侯爵夫人松子。

【23】外样大名：不属于将军家谱代家臣的大名。而在江户时代又特指关原之战后才臣服于德川家康的大名。

【24】萩市：长州地名。桂小五郎的出生地。

自语道：“这就是太阁^[10]秀吉。”然后才睡觉。这件事成了他的习惯。看来他很是崇拜从一介提鞋仆人成为天下之主的太阁吧。闻多固然是个怪异的男子，而俊辅（春辅·后改名博文）同样有点怪异。维新史可以说就是志士们血流成河的历史，而在所有志士之中，心怀丰太阁的，恐怕只有伊藤俊辅一人。

俊辅在任何方面都与太阁类似。因为好运成为长州藩名士来原良藏的随从。来原死后，他又成为来原的亲戚桂小五郎的随从。他侍奉过的主人都身份不凡。

而且，俊辅在萩市时，住在隔壁的是一个姓吉田的藩士，他的儿子在松下村塾中修学，也就是被吉田松阴称为门下第一人的吉田稔麿（后在池田屋之变中被新选组斩杀）。因为吉田稔麿的引荐，身份卑微的俊辅成为了松下村塾的门生。松下村塾的青年们执起藩政牛耳时，俊辅由于师出同门，得以跟随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人。

到了幕末时期，长州藩的阶级制度被打乱，下克上之风盛行。

“俊辅，一介随从，胸怀大志。”有此评价的俊辅与平时根本不可能平等对话的上士阶层的高杉、久坂、井上闻多等人结下同志之谊。

不过，高杉、久坂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与自傲，依旧把俊辅当做随从般呼来喝去。奇怪的是，领俸二百石的大家族之子井上闻多却与俊辅称兄道弟。身为区区随从的俊辅直呼闻多的名字，闻多也不气不恼。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闻多是个怪人。高杉、久坂都是精神格调非常高的男子，而闻多、俊辅二人则学艺不精、幽默诙谐、略带狡猾、善于察言观色，毫无前面那两人的远大理想以及诗意情怀，不过却如同小狗一般惹人怜爱。他们两人在一起简直就像成对儿的酒壶，因为双方都有着世俗气息，所以能够毫无隔阂地相处。正是那些缺点让他们情同手足。

——但是，今夜。

高杉说完便用下巴指着众人，说着你与你担任斩杀组，你与谁担任爆破组，一下子完成了部署。闻多和俊辅都属于爆破组。但俊辅感觉斩杀组的功绩会更大，便说道：“高杉大人，我有一个请求。请您把我调到斩杀组。”高杉只丢下了一句“蠢蛋”便往妓女屋内而去。

当然，农民出身的俊辅如今虽然佩着刀，却从未学过剑术。

至于闻多，他曾在斋藤弥九郎道场内学过一段时间，但天赋极差，没多久就退出了。高杉知道他俩除了放点火之外派不上什么用场。

过了一会儿，负责制造炸弹的福原乙之进姗姗来迟。众人问他迟到原因，福原说他忘了自己还穿着一身平民服装，习惯性地到路口岗哨里面小便，结果被岗哨里的人押住问话。他两袖内还藏着炸弹，如果被搜出来了就万事休矣，只好一点点地掐碎塞进嘴里，最后把炸弹全吃了。

“全吃了么？”所有人沮丧不已。那玩意儿说是炸弹，其实是用磨药石捣碎硝石和硫磺后混些桐灰粉，再拿纸一块块包起来的纸硝烟。真要吃的话还确实吃得下去。

不过幸好他的同伴山尾庸三（庸造。维新后受封子爵）另外还带了三个炸弹，大家决定就使用这三个。子时下刻，所有人准时出发。

月亮浮在了品川海面上。

但是乌云太多，月光无法照亮地面。月亮从乌云中探出头来时，可以看到高杉一群人正在路上疾奔，紧接着弯腰溜进了御殿山洋公馆建筑群。面前是条刚挖好还没灌水的壕沟。

爬过壕沟后，一道栅栏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高杉大人，让我来。”说着俊辅掏出了一把锯。闻多也带了一把。这是他们两人昨夜经过商量后在品川的五金店里花一朱^[11]钱买的。

“你们两人很有点小机灵嘛！”高杉哧哧地笑道。俊辅因为他的表扬开心不已，挥着汗飞速锯断了两三根木桩。所有人如钻狗洞般钻了进

他起初确实是个动机纯粹的尊王攘夷主义者。

无人知晓他为何变成了幕府的间谍。

宇野东樱所学的心形刀流乃是幕臣伊庭家流传了十几代的刀法，当代传人伊庭军兵卫的门生之中也有许多幕臣子弟。所以很有可能因为这层关系，经常有幕臣拜托他进行间谍活动吧。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只不过认识不少幕臣，就被水户、长州的激进分子怀疑是间谍。

（高杉先生不会出问题吧）

俊辅一边让有备馆的仆人准备茶水点心，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高杉刚来江户不久便加入了斋藤弥九郎道场，当时的塾头桂小五郎曾手把手地教他，但是他在剑道上陋习太多，技术并不怎么样。

——多大事儿，到了实战的时候我会变得很强的。

最近高杉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练习毫无热心。

（到底高杉先生打算怎么杀宇野这样的高手呢？）

高杉不仅没有做详细的计划，甚至都没有跟同伴们商量过一句。

——好，此刻就是建功立业之时。

俊辅做好将负重伤的思想准备，下定决心亲手斩杀宇野试试。“对师傅处以极刑并剥光衣服的不就是幕府么，那不就相当于宇野东樱干的么？”俊辅对自己灌输着这句话。他想这样也许能让自己怒气冲天，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手心的汗水打湿了目钉^[17]。俊辅的刀是廉价的钝刀，他甚至不知道握刀的手法，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丝毫恐惧。

突然闻多从二楼来说道：“喂，俊辅啊，高杉和那家伙一直在讲废话，看来只有我亲自动手了。我没有杀过人，就试一次吧。”

“试？”

普通队士都是“安置费五两。战争时每日十两津贴”。

这待遇已完全足够寻欢作乐了。

因此吉原的妓楼热闹空前。

寺泽新太郎，也就是维新后的寺泽正明说过这么一番话：

彰义队士只要来到吉原，虽然不是助六^[35]，但四面八方都有妓女争相围过来。

她们头上插着代表彰义队的将棋棋子形状的簪子^[36]，画着光彩照人的妆容，即使是遇见一个胡子拉碴、头发蓬乱的普通队士也会满腔热情地尽心服侍。有的名妓即使是偷偷去当铺当掉几千金的绫罗绸缎也要想尽办法讨好熟识的队士，不然便是奇耻大辱。如果来的客人不是队士，那么大的吉原就没有一家妓楼会开门。当时的彰义队可谓盛极一时。

（山崎有信编著，寺泽正明翁直话）

因为酬劳如此丰厚，应募者急剧增加。算上各支旁系队伍，彰义队人数已多达三千，把宽永寺山上的寒松院^[37]设为了大本营。

由上野黑门走下坡道后，东边便是横跨忍川的三枚桥（三桥），桥边有一家叫做“山本”的茶屋。新太郎的八番队就驻扎其中，警备附近一带。

如今前将军庆喜已退隐水户，江户城则被交到朝廷官军手中，成为了他们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中频繁派出侦察员、信使飞奔宇都宫^[38]方面。因为幕将大鸟圭介正拥兵驻守在宇都宫，向萨长举起了反旗。

八番队的任务是在坂本街道上值勤，检查盘问这些侦察员和信使，发现有可疑之处便杀无赦。结果众队士渐渐喜欢上了杀人，看到身穿行装的平民百姓便扑上去挥刀斩杀。

——一天不见血就睡不着。

【15】奥家老：管理家族内务的家老。

【16】入谷：地名。

【17】柳营：地名。

【18】摩利支天：佛教中的护法菩萨，在日本被武士阶层奉为守护神。

【19】慈眼堂：寺院名。

【20】千两箱：能装一千两银子的箱子。

【21】东京股份交易所：日本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后于1943年与另外十家证券交易所合并，成立了日本证券交易所。二战后改名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三大证券交易所之一。

【22】御本坊：轮王寺的别称。

【23】下总：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

【24】清磨：源清磨，1813—1855年。幕末著名刀匠。

【25】北多摩田无：地名。

【26】甲州街道：江户幕府设立的五街道（德川家康下令修建的将全国各地与江户连接起来的交通要道）之一，由江户日本桥连通至甲斐国（山梨县）。

【27】武藏七党：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室町时代，以武藏国为中心，向周边诸国扩张势力的七个武士团体。

【28】头取：总管。

【29】掛：负责人。

【30】詰：派遣到某处工作的负责人。

【31】真如院：寺院名。

【32】万字队：下总国关宿藩士组成的武士团。后与彰义队一同对抗新政府军。



名。

因为长州系的七名公卿被流放出京都，长州藩为向天皇请愿率兵进京，一路攻到蛤御门，最终战败。在这期间，长州又在下关海峡与四国舰队激战，还是惨败。而幕府又动员天下诸侯，剑拔弩张地准备征伐长州。

这段时间内，藩内的保守、佐幕派逐渐抬头，藩论正在向恭顺、降伏幕府的方向倾斜。

针对这种现状，高杉晋作等激进派愤然而起，游说藩内高层，主张“战斗到底”。

“即使防长两州化为焦土我们也要继续战斗，打不赢的话就君臣父子一起逃往朝鲜，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然后继续扬起勤王倒幕的旗帜。”

但是，现在藩内已无人倾听这种书生论调了。

藩内形势一片昏暗。

就是在这个时期，显助等人来到了长州。

总之，他们住进了三田尻的招贤阁。

招贤阁正如其名，是由藩厅运营提供给慕名前来的天下浪士住宿的地方。住在里面的光是土佐人就有以中冈慎太郎为首的二十多人。

第二天，高杉突然从山口的藩厅来到这里。

显助拜见这位名士时，他拍着显助的肩膀说：“哎呀，你是那须君的侄子啊。”

“你们一家已经有两人为勤王大业而殉难，我们长州人应该把你们家当做典范。”

高杉有着一种如同教主般的气质，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煽动家。依据就是显助只不过听了他这一句话，就产生了誓死追随高杉的想法。显

助无比感激地请求道：“请把我收作您的弟子！”起初高杉感到很为难，不过最终还是在显助的坚持之下答应了他。后来显助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把自己安艺国友安的佩刀献给了高杉。（高杉似乎十分喜爱显助送的这把刀，后来他在长崎将这把刀放在腰间拍了张照片送给显助。照片中的高杉割断了发髻，没有穿裤裙，坐在椅子上。现存的高杉照片便是这一张）

“师傅，现在我每日无所事事，感到很是过意不去。有没有什么我能够做的事情呢？”

“你吗？”

高杉不禁再次正眼审视了显助一番，发现他的脸长得还真是孩子气。大概高杉对他产生了一丝怜爱吧，他捏住显助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笑道：“要不把将军的脑袋给我砍下来吧。”

高杉就爱开这种玩笑，但显助并不知道这是玩笑，他极其认真地答道：“好。”

“哈哈，真有活力啊！”

大概高杉当场就把这番话忘掉了吧。

几天后，有个人由长州藩领地富海港口上岸，踏上了长州的土地。据说他查探过京都的形势。

他是名叫本多大内藏的京都浪士。以前是武者小路公卿家的家臣，早年经常出入河原町的长州藩邸。长州在政治上失利后，他被主人家赶了出来，成了一个浪人。如今他在大坂的松屋町一带开了家红豆粥铺，艰难度日。

显助和土佐脱藩的同志们连忙前去拜访。

“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现在京都又回到了幕府鼎盛时期的局面，会津藩士还有新选组如今已是春风得意，横行无忌。”

一次，万太郎狐因事前往旧主公家的大坂粮仓，在那里遇到了从家乡而来的旧友谷川辰吉。

“好久不见啊！”

两人结伴进入了附近的小饭馆。

万太郎狐说了加盟新选组一事，谷川迎合道：“真是可喜可贺，只要能够夺取功名，将来就会被提拔为幕臣，出人头地指日可待啊！”

不一会儿他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继续说道：“道顿堀内有个叫做鸟毛屋的旅馆，我来大坂观光便是投宿其中。但我发现二楼内侧的一间客房内逗留着七八个举止可疑的浪人。要不你去查探一番吧，就当是建立第一项功勋。”

维新史上，谷川辰吉就只留下过这么一句话便再无迹可循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总之，因为这句话，松屋里町的万太郎狐立即行动起来了。

三

显助等人决定把大利鼎吉选为主事者。

对此，本多大内藏暗地里面露难色地对显助说道：“大利君到底合不合适呢……”

大利在土佐老家时师从武市半平太学习剑道，技艺在目录段位以上。

而且，蛤御门之变中隶属于长州军浪人组“忠勇队”的他英勇奋战，有着实战经验。败走后他逃亡到了长州，在招贤阁内加入了显助等人的团体。

另外大利还非常有学问，也是个十分慷慨激昂的人。参与蛤御门之



变时，他下定必死的决心，把一截头发寄回了故乡。信封内还附有他写的一句诗：黑发送故里，睹物思亡身。

逃亡到长州后，他深深地以苟活于世为耻，在寄给故乡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立志为君死，如今耻为人。

总的来说，大利属于殉教般的志士。

“他内心太阴暗了。”本多大内藏说道，“似乎在一心求死。要想成事，必须要学会精明地权衡利弊。我们需要一个内心阳光的人来担当大将。”

但是所有的人还是推举大利。他脱藩早，涉世深，颇有名望，更重要的是刀术非常精湛。

“大利先生，请你担任主事者。”大伙儿一起请求道。

“我？”不得要领的大利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他虽是土佐人却一滴酒也不沾，性格十分规矩正经，很会做捻纸手工艺品。

主事者大利当天就搬出了鸟毛屋，住进了他们的根据地——本多大内藏店铺的二楼。

大利不停地制作着烧玉。他十分心灵手巧，再加上本来就非常喜欢手工制作吧，做起这种事来可以一整天不抬头。

“大利先生，你是首领，有什么事命令我们做就行。烧玉还是让我们来作吧。”显助和井原应辅如同恳求般地说道。但大利只是笑着说了句“我喜欢”，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本多的红豆粥铺由他的老母和妻女打理，生意还算兴隆，街坊邻居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

在这些顾客之间，“红豆粥铺二楼的浪人先生”忽然变得很有名气。

大利似乎在制作烧玉的同时也在做些捻纸手工艺品。他把纸张捻成马、架轿、仆人、牛车的形状，送给来店里的小孩子们。对此，本多之



三人巡游各地，来到了作州路（现今的冈山县），投宿于久米郡吉冈村一家名叫慈教院的乡间寺庙，因为这寺庙的住持是个勤王僧人。

吉冈村（现在栅原町）位于津山城^[1]下以南三里的峡谷中，村里流淌着一条叫做吉井川的河流。

三人在此地停留了十多天，教附近的年轻人剑术换取一些米和盐，并游说作州国的有志之士加入他们的义军。

不过，他们的活动资金已快告罄，便找慈教院住持商量办法。

“有一个办法。”住持说道。吉冈村东北方向不到一里远的地方有个叫做百百的村落，其中有一户“百百之池上家”是附近一带顶尖的富豪，运营着一家造酒铺。幸运的是这个池上家（家主名叫文左卫门）家中有数名仆役在千屋三人手下学过剑术，所以也不算完全是陌生人。而且住持还说文左卫门是个有学识的人，平时大张旗鼓地提倡着勤王论。

“老衲事先知会过他，你们明天就可以去与他交涉。”

第二天清晨，三人出发赶往百百村落。

池上家果然是富豪，住宅非常宏伟，光库房就有十间。

三人把住持的介绍信交给家仆后就被引入客房，但是文左卫门并没有立即出来见他们，而是过了半个时辰左右才现身。

三人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勤王大义之所在，而文左卫门则保持着一脸轻笑。大概是看到他们那衣衫褴褛的模样而产生了一种蔑视吧。

最后三人提出了资助军需费用的请求，并许诺他日一定偿还。据说当时文左卫门依旧保持着一脸轻笑，如是答道：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勤王大业，但是勤王哪里需要用到钱？你们还说事成之日一定偿还，所谓事成又是何日？世上哪有人会蠢到听完你们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就借钱给你们？各位浪人，想要钱的话，与其说这些废话，还不如痛哭流涕地跪伏在地直接说自己想要钱。声泪俱下的话